

主席老那天

作者：莫言

一 小引

之所以选这样一件大事来写，是因为近年来看了不少跟伟人物象近乎的文章。拉大旗做虎皮，不但有效，而且有趣，至于是否恬不知耻，何必去管。譬如邓小平去世后，我就看到了文坛上几个一辈子以整人为业、写了许多没有人味的文章。“革命”作家的自作多情的悼念文章。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敬爱的邓政委救了我》，乍一看这题目，着实是唬人，还以为他跟邓小平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很像二野的师长旅长的口气，最次不济也是邓小平的炊事员、马夫什么的。但读了文章，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人其实是被刘邓大军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兵，撕下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章就算参加了革命，然后就一直在革命队伍里混事。别说他没见过邓政委，只怕连肖永银、皮定均等二野的中层干部都没见过。现在，那些真正的老革命都去世了，就由着俘虏兵们信口雌黄了。反正他们知道，那些真正的老革命不会从棺材里跳出来找他们算账。这篇文章的大意是：1978年，邓政委下了一个令，给全中国的右派摘掉了帽子，他是右派，也摘掉了帽子。其实，中国那批右派里，有铁骨铮铮的好汉，有天真的知识分子，但也有卑鄙的告密者、整人的急先锋、玩弄权术的小阴谋家、聪明反被聪明误了的小可怜虫。他们当中有的人如果当了权，只怕比“四人帮”还要厉害，把他们划成右派，的确是个误会。我的天，原来邓政委就是这样救了他。其实，给右派摘帽那会儿，邓政委还没掌握大权呢，那会儿还是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我们，要感谢也应该感谢华主席。我相信，这个人当年一定也写过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文章。

二 小引

油然想起，我在军队工作时，认识了中央警卫局的一个志愿兵，具体工作好像是在食堂做饭。他说跟我老乡，我也就认了这个老乡。我这个小老乡有一个爱好，喜欢对人讲中南海的事，好像中南海是他家的责任田似的。这伙计还有一个习惯，喜欢直呼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譬如提到****，我们总是习惯称做“江总书记”或是“江主席”，我这个小老乡却一口一个“泽民同志”，还有“李鹏同志”“瑞环同志”、“乔石同志”等等。我问他，你们这些在“海”里工作的同志，是不是能够经常见到“泽民同志”他们？他肯定地回答：当然

了，经常见，泽民同志喜欢拉二胡，坐在葡萄架下拉，我们围在旁边听。李鹏同志经常到食堂来排队打馒头，我总是选个大的给他。

我不敢说我这小老乡是在造谣，因为现在的事情真假难辨。某部机关食堂里一个志愿兵就能替人办中南海的出入证，明码标价，货真价实。这是被揭露出来的事实，不是我的捏造。

三 小引

前面两段小引说明，只要你厚颜无耻，只要你胆大如匪，那么，你就可以跟无论多么大的人物挂上钩，这就为我这篇文章找到了根据。原来我想，自己不过是个草民，谁当官我也是为民，毛主席死了与我有什么关系？现在我不这样想了。现在我想，毛主席的死与我大有关。不但与我大有关，甚至与我家的牛有关系。毛主席不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大可能改变，阶级斗争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学，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文学，而那样子的文学我是不会写的，如果毛主席活到现在，我肯定不会当上所谓的“作家”。毛主席不死，人民公社决不会解散，人民公社不解散，社员家就不会自己养牛。所以说，如果毛主席活着，就不可能有我家那头牛。由此联想下去，那个写了《敬爱的邓政委救了我》的“革命”作家，其实您首先应该感谢的还是毛主席，如果他老人家真像我们干遍高呼万遍歌唱的那样“万寿无疆”了，您那顶右派帽子就安稳地戴到死吧。说句不好听的大实话，毛主席不死，邓政委被第三次打倒后，大概就很难再爬起来了。

四 正文

1976年9月9日上午，我们警卫班的战士，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坐在凳子上，在班长的主持下，讨论头天晚上看过的电影《决裂》。这部电影后来被说成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炮制的大毒草。这棵大毒草的故事梗概是说江西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抵制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事。葛优他爹葛



存壮在影片里扮演了一个专讲“牛尾巴的功能”的老教授，演过《平原游击队》的郭振清在本片里演了大学的党委书记。这个党委书记领着一群文化考试不及格、凭着两手老茧子上了大学的学生跟走资派斗争。斗争的结果好像就是大家都不必在课堂上听教授讲俄罗斯的黑土地和牛尾巴的功能，然后大家在思想转变了的老教授的带领下，到村子里去给贫下中农闹小猪。好像还说到过一个中农出身的学生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自己偷着去给人家闹小猪结果把猪给闹死了。这头小猪的死当然也要算在邓小平的账上。大家义愤填膺或者是伪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狠批着邓小平妄图搞资本主义复辟，让我们贫下中农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滔天罪行。我们一个战友名叫刘甲台的，批着批着竟呜呜地哭起来了。班长问他哭什么，他说被邓小平气的。我们班长马上就号召全班向刘甲台学习，说批邓一定要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否则批不出水平。

刘甲台的表现让我想起了当兵前在村子里参加忆苦大会、看忆苦戏、吃忆苦饭的事。我们村每次开忆苦大会，上台忆苦的总是方家二大娘。方家二大娘比刘甲台厉害，

刘甲台讲到半截才哭，方家二大娘从台下往台上走时就用袄袖子捂着嘴号啕大哭，就像演员在后台就开始高腔叫板一样。方家二大娘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忆苦专家。批刘少奇时她能把自己在地主家的磨房里养孩子的事跟刘少奇联系上，说这事全是刘少奇害的。批林彪时她又说是让林彪给害的。批邓她肯定又会说，都是邓小平给害的，让自己在地主家的磨房里生孩子。如今回头想想，那个地主是不折不扣的大善人。寒冬腊月，大雪飘飘，一个邋遢不堪、浑身虱子的叫花子倒在雪地上，要生孩子了，叫天不应，呼地不灵，贫下中农们也不讲阶级感情出来救她，这时，那个地主把她扶到自己家，安置在暖融融的磨房里，地下还铺上了一层金黄色的麦秆草，让她把孩子生在草上。生完了麦子，还给她喝了几碗热粥。不是大善人是什么？后来给全国的地富反坏摘了帽子，方家二大娘的口气马上就变了，她再也不骂地主心肠如毒蛇，让自己在磨房里生孩子，而是说那地主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未完！余下内容将在10月5日刊登)

古镇家园旧事杂忆

本报特约撰稿人：任友琼



古镇人文环境

江南素为钟灵毓秀、人文荟萃之地。笔者家乡在苏州市吴江同里镇。明清以降，苏州府属各郡邑商品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当地教育和文化的昌盛。同里镇上建造的一大批宅第园林，体现了典型的江南水乡地方特色和吴文化的民俗风情。据地方志和族谱记载，同里的名门望族很多。任氏家族在同里已有六百多年历史，任氏宅第分布多达十数处。建于亨复堂老宅旁的退思园，园主任兰生是清朝大员，官至凤翔六泗兵备道，政绩斐然，但仕途坎坷，“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不料就在亨复堂内的贴水园林落成之年，他本人却在治理黄河决堤的任上殉职了，死后赠内閣学士。亦可谓生受崇敬，死得哀荣。任氏后人，以传、家、孝、友、希、志、

贤、良等十六字排辈。回想儿时，不同辈份、相近年龄的孩子们，常常一起在私家园林里嬉戏游玩。转瞬之间，童年美好时光已付云烟。建国以来退思园面向社会开放，在上世纪末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媒体报道较多，故不赘述。任兰生的胞弟任艾生，字友濂，称濂史公，是亨复堂老宅的主人，笔者的高祖。外界对其为人和贡献知之甚少。笔者长期旅居海外，对于家乡传统文化，有难以忘怀的夙日乡土情结。地方志上称任艾生学识渊博，通经史，能诗词古文，自称结念泉石，薄于宦情。任艾生继承先祖的国学收藏渊源，嗜书画碑版，本人收藏甚丰，其行楷书法的用笔和意境，高远空灵，风神独绝。任艾生故居亨复堂老屋至今犹在。院中有一棵山茶花，已有

250年历史。我幼时的启蒙老师曾慨叹说，亨复堂的这棵树，不知见证了多么近现代史上文人墨客的翰墨风雅。他们游学江南时，都少不了过亨复堂雅聚，品读藏书藏帖，觞咏旬日，兴之所至，引笔铺纸，或聊句次韵，当众挥毫，或纵谈书画，题跋墨宝。神交知音之间，尽情挥洒胸中丘壑。据传龚自珍有一首《落齿戏作》云：与君相依卅五年，论文说法赖卿宣，感君报我无常信，瘳向垂垂花树边。说明当时文人雅聚时就有这棵花树。现今亨复堂老宅一草一木的文化底蕴，由此可见一斑。

据《苏州杂志》介绍，任氏三代慷慨解囊，恤助孤老，不吝兴学，造福桑梓的义善之举，均有史实可稽，在此亦不重复。本文先从兴建家乡女学说起，转以民间女诗人为例，闲聊吴中民间文艺和乡土文学的创作，以及古镇老宅私家收藏的保护问题。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退思园园主任任薪继承家渊遗风，慷慨解囊，在同里原来的蒙学基础上创办了任氏女学，将退思园改作校舍。1907年自费赴德、日等国考察女子教育后，又在任氏女校内设艺术专修科，1909年，又创设师范本科班，1915年不吝私囊，又征地建楼，创办了任氏女子中学，成为一所集小学、师范、中学于一校的独特的女子学校，为江南

一带造就女子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笔者在1943年上学时已经改名南壕弄小学，并兼收男女学生。1955年4月，江苏省人民政府将任氏女校校址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谈到任氏女校，就不能不提一提该校1947年6月发生的震惊全国的邹月娥惨案。邹月娥，毕业于吴江师范，是我读四年级时的班主任老师。她为人温和善良，品貌端庄，惨死时年仅24岁。1947年6月4日夜，进驻同里镇的国军二十九军军官五人，突然闯入女教师邹月娥家中。邹遭强暴，气绝身亡。翌晨，此消息不胫而走，全镇愤然。各界人士紧急成立邹月娥惨案“后援会”，全镇举行群众集会、游行，开展罢课、罢工、罢市斗争，高呼“还我良师”、“缉拿凶犯”的口号。在此正义斗争中，同里任氏族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6月5日，同里镇长任传颐联同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同里籍学生任济清，连夜乘火车赶往无锡省立教育学院，找到同里籍学生任传预等人，紧急磋商，连夜起草急电，以“同里旅外同学会”的名义，致电江苏各级政府和京沪沿线各大报社，要求他们主持正义，全力支持“同里邹月娥惨案后援会”的斗争。6日清晨，“同里旅外同学会”向全国10所国立高校的“吴

江旅外同学会”发出电文，并转发各政府单位。全国大报《大公报》、《文汇报》、《新闻报》也相继转载此消息。邹案成了全国瞩目的大案，全国各著名高校，包括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10所高校，都来声援电，支援同里各界的“三罢”斗争，并表示“元凶不除，决不罢休”。吴江地方法院终于在6月11日捕获凶犯，进行公审，于9月27日将五名无耻之徒处决。一场恶梦过后，江南水乡重又恢复平静。

苏州本是东方威尼斯的代表，家乡同里的小桥流水人家，其恬静幽雅居住环境，更别有馨人心处。回想昔日的诗坛名士或民间诗人墨客，或相邀于私家园林，不出城廓而得山林之美，或相约郊游同里湖，同泛一叶扁舟，或登湖楼远眺，共赏湖光山色，园林、湖楼、书画船，都是吴中诗人雅聚、联句次韵的理想场所。笔者的曾祖父任励石和曾祖母，是一对通晓文史的伉俪。曾祖母还保存了一册乾隆年间吴江名士和女诗人的书信集，含诗词附页。该书韵翰墨集锦，以清代性灵派诗人袁枚和吴江竹溪诗社名士郭麐为中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当地乡土文学创作的盛况。

(未完！余下内容将在10月5日刊登)

印第安那大学医学集团
IU Health Physicians

Family Medicine
家庭医学
Sports Medicine
运动医学

317-890-5500

9650 E Washington St, Suite 100, Indianapolis, IN 46229

周一, 周四: 7am - 7pm
周二, 周五: 7am - 12pm
周六: 9am - 1pm

毛海洪 医生
Haihong (Henry) Mao, M.D., M.S.

1465 N. Delaware Ave.
E. Washington N. Mithroffer Rd

周末看病，方便病人
一站式服务，快捷省力
(化验，各项检查，取药)

《蘇鴻堂》SUHONG CLINIC
Acupuncture & Chinese Medicine

营业时间：请预约 Appointment only,
317-426-8862 & 317-340-4049
Email: shclinic@gmail.com
4010 W 86th St. Suite P,
Indianapolis, IN 46268
(Michigan Rd. 往西两个红绿灯，路北)

本店由执照中医师萧苏红辩证施治。主治：中医内、妇、儿科及各科杂症。治疗包括：针刺、温灸、火罐、中药、熏蒸及按摩等。

《iTalkBB电话》《魅力中国电视》印第安纳特约经销商 联系人 **Richard Huang 317-457-5068**

房產中介
Vital Equity Realty
房屋貸款
Optimum Mortgage
金融理財
Financial Planning

陈潇
Chen, Xiao
317-529-5562
investindy@vitalequity.com

维修服务
Bin's Maintenance Service, LLC

张滨

十余年印第安纳州店铺装修、住宅建造、维修经验。精通水、电、木工、抽气回风，擅长解决疑难问题，精修地下室。

317-987-8758

Asian Snack

3605 Commercial Dr.
Indianapolis, IN 46222-1681
(in Saraga)

天津小吃

317-297-1072